

# 我们曾经年轻

作者：董丰

(上接2023年2月17日第B4版)

## 背起药箱

我的个人坐骑是一匹四岁的淡栗色的马。近乎棕黄色的身体，淡黄发白的肚皮，马鬃的两侧雪白，中间夹着一溜黑鬃，脑门上有白色的花纹。在我骑过的马中它最漂亮，最通人性。夏天傍晚放它在附近吃草。早上它听到脚步声，回头看到你，会带着脚绊急匆匆蹦蹦哒哒走过来，让你抚摸它的脖颈，发出舒服的鼻颤声。蒙人称这种特有花色的马为“五花马勒”。“马勒”是蒙语的“马”，“五花马勒”是不是李白说的“五花马”呢？是汉语借于蒙语，还是蒙语来自于汉语？我说不清。

我的五花马没有辜负我的信任，它修正了我的方向，径直带到我要去的浩特。煤油灯微弱的光透过门上的玻璃在远方寒夜里闪现，有如落地的一点星光。浩特里的狗叫了，主人晃动着手电光出门迎接，我对路途的担忧风消云散。夜行在送医送药的路上，马始终是我忠实的朋友。

做卫生员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到一个游牧部落出诊的经历。西苏旗草场沙漠化，牧民背井离乡，集体到阿尔善宝拉格公社东部的草场放牧，他们的营地离我们有几小时的路程。草原上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，但是所有的故事都能跟着快马随风传播几百里。我针灸治病的故事被传得神乎其神，招来了远方来客。

来人是个壮年蒙古汉子，他邀请我去他们的营地为大家针灸治病。我顾念我的牛群，他说可以把牛群带过去，他们替我放牧。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浩特里的人要挤牛奶，要用牛拉车。

看到推辞不过，我把牛群委托给浩特里的人，随那汉子去了他们的营地。不知走了多久，还没有看到蒙古包，就见一大队坐骑从目光可及之处飞奔而来。十几二十几个青年男女前后簇拥着我，浩浩荡荡，一起策马加鞭回到他们的驻地。

因为是政府组织救灾到阿尔善宝拉格的外来户，他们的蒙古包安排得相对密集。他们来自铁路线附近，文明程度似乎高于我们当地。他们的奶豆腐用模子成型，雪白甜腻。不像我们的奶豆腐只是切片晒干，不讲究形状，颜色暗，味道酸，质地硬。他们的热情和款待让我觉得惭愧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本事值得受此礼遇。我随着人群一家家访问，给需要的人针灸治病。

记不得给几个人做了针灸，只记得有一位年长阿妈长年被足痛困扰，右脚只能用外侧着地行走。我找了几个穴位扎下去，竟然马上见效，她可以正常走路了。在别人的惊叹声中我自己满腹狐疑，不知道针灸的神奇效果是怎么出来的。自己没有受到过系统培训，对经络一知半解，经常靠查看书本，凭着感觉取穴扎针。如果一生注定要在草原度过，我决心潜心钻研医术，做一个好医生，不辜负那些淳朴善良的牧民对我的信任和期待。

6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准备入睡，似乎听到了由远至近急促的马蹄声。高原的夏夜很凉爽，我起身披上夹布蒙古袍出门察看，只见两个男知青疾马而行来到门前。他们说李济红被马拖伤，要我马上去看。

在牧区最怕的就是骑马拖镫。人落马下，脚还卡在马镫上，由于重力的作用和马靴的坚挺，脚脱不出马靴，马靴脱不出马镫，人倒挂马下。马受惊狂跑下去可以把人拖散，尸骨难寻。即便是马术精湛的蒙古牧人，也时有这样的惨剧发生。

我心中一惊，感到双手冰凉，脑海里出现的是被马拖伤，血肉模糊的人影。我用止不住颤抖的手整理好外科急救药品，骑马跑到知青蒙古包。看到李济宏躺在地上，神智清醒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马信的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当你用套马杆套住奔马时，要用手拉自己坐骑的嚼铁。坐骑会停下来向后用力，助马信拉住奔马。李济宏套住奔马时忘了拉马嚼铁。套住的马停了，自己的马还在奔跑，手握的套马杆一下子把他向后拽下马来。由于没有落马的准备，他的脚被马镫套牢，人倒挂在马镫上。马惊了，后蹄踢到他的额头，左眉毛被长8厘米，宽1厘米的马蹄形伤口切成两半。好在当时有牧民在马群里将他救下。

我查看伤口，血已经止住。伤口崩裂，里面有黑灰痕迹。那是蒙古人的急救止血方法，把夹袍里的棉花拿出来烧成灰放在伤口上。我说：“你的伤口需要清创，缝合。”他说不必缝合，以后会长好，就是难看点，这对于一个男人没有关系。我说，我是卫生员我做主，必须清创缝合。我给他的伤口撒上止血用的中药七厘散，再用纱布包扎。刚刚轻轻放上一个纱布垫，涌出的鲜血瞬间把布垫浸透了。我简单地给他包扎一下，就连夜去公社找军马场的连长，请求派军医到大队给知青治伤。

第二天早上军医和我出发回巴彦塔拉。军医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，不会骑马，只好骑自行车和我同行。他顺着大车压出来的车辙，颠颠簸簸，或骑行，或推行。几十里路我们走了大半天。

小伙子说他是内科医生，外科缝合只在医学院尝试过，没有把握。他给李济宏处理了一下伤口，建议去锡林浩特军分区医院手术缝合。

我和李济宏的同学文志刚一起送他去锡林浩特军分区医院。手术时我在现场。医生给他打了几次麻药，水和血从崩开的伤口涌出，但是一直不能止痛。后来发现注射的不过是蒸馏水。在最后顺利清创，缝合了十几针。多年以后我们都离开了内蒙。一次在北京见到李济宏，看到他的左眉心还有一点疤痕印记，他说只有阴天时会有一点感觉。我笑说如果当年没有缝合，如今可就不是这副尊容了。

都是天涯沦落人，只要有知青生病我都会及时给予帮助。一次路上碰到邹云年，他手指患腱鞘炎红肿疼痛。那是一个内外科药物进不去的地方，不好医治。我拿出针灸用的三棱针把他的皮肤刺开，放出淤血，让碘酒能够进入腱鞘。他痛的叫起来，怨我下手

主编：孟翔勇  
张福臣  
傅实

## 永远的知青 YONGYUANDE ZHIQING

中国知青作家杯

征文优秀作品选

1 知青故事



(本文收录进“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”系列丛书《永远的青春》。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，版权归属作者。)

太狠。但是腱鞘炎居然被这个“蒙古大夫”治好了。北京王老师教我的气功按摩也发挥过效力，治愈过不少肠胃病人。不方便针灸的时候，我也用以指带针的方式按压穴位解除病人的痛苦。只要有效果，不拘于形式，不管是否旁门左道。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，自救和互救让我们得以生存。

当有重病人时，我们只能在草原上等待医生出诊。有时医生到外队出诊不能及时来，有时医生知道救治不了，就不出诊。我当卫生员最感遗憾的是没有能帮到两个重病人，眼看生命在我身边消失。

其中一个是被划为牧主的英俊蒙古汉子吉格格，30多岁。他有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和十岁左右可爱的儿子。虽然他是“牧主”，但是人缘不错，批斗会上他演绎着低头受罚的闹剧，但是私下里没有人为难他。

一天我到台里盟知青包附近的种马站，吉格格打猎归来路过那里，神采奕奕地和我们说笑。说话间他突然口齿不清。我急忙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他刚刚说头疼就倒地不醒，估计是脑中风。我们把他抬到土炕上，马上找人去公社请医生。一天过去了，没有医生的消息。他开始腿脚抽搐，不久死在了那间冰冷的土坯房子里。他的妻子用牛车把他的尸体运到偏僻的地方，留在草地上实行了天葬。公社的蒙医告诉我，这种病在草原上是不治的，医生去了也无回天之术。但是我总觉得遗憾，为缺医少药的牧民们悲哀。

另一个让我伤心的是大队骆驼信的幼子。骆驼信的妻子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冒险高龄怀孕早产了一个男婴。为了妻儿的安全，他一度把蒙古包搬到阿尤拉海靠近医务所。母子情况稳定后搬回大队。

——待续——